

歲月情流

新中国成立50周年潮州市优秀文学作品精选

黄国钦◎主编

Merry
years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岁月如歌

新中国成立50周年潮州市优秀文学作品精选

黄国钦◎主编

Merry
years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风流：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潮州市优秀文学作品精选 / 黄国钦主编.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9
ISBN 978-7-5360-5825-5

I. 岁… II. 黄…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潮州市—当代 IV. I21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3676 号

封面题字：林 塘

封底篆刻：蔡照波

责任编辑：余红梅

装帧设计：礼孩书衣坊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3.75 1 插页

字 数 40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凡 例

一、本书为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潮州市优秀文学作品精选。

二、凡 1949 年 10 月 1 日之后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之前，60 年间，在国内公开发行的全国性和省级以上文学杂志、报纸文学副刊、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的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文学评论，均在征稿之列。

三、目前在本市生活、工作的作者；一向在本市生活、工作，现在谢世的前辈作者，均在征稿作者之列。

四、每位作者，可自选代表性作品一篇或数篇，最多不要超过五篇。每篇字数不限。老作者尤其敬请惠赐“文革”前 17 年的作品，以为潮州文学史增添光彩，为历史长河留下岁月印痕。

五、附作者满意生活照一帧，简介一则，以随书在第一篇篇首付印。

六、每篇作品篇末，均详细注明发表时间，刊物、报纸副刊名称，曾获何奖。

七、本书按小说、散文、杂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诗歌、文学评论的体裁编排；多篇作品入选的作者，其作品将分别按体裁归类；同体裁作者按姓氏笔画排序。

八、本书只编选在报纸杂志发表的优秀作品，非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而入选正式出版书籍的作品，不在本书编选之列。

九、本书征稿截止时间为 2009 年 7 月 10 日。

直到天南潮水头

——《岁月风流》序

廖红球

“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连天”。两千年来，南越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交融碰撞形成的独具一格的岭南文化，滋养成就了代表中国文学发展流派之一的“岭南文学”。近代以降，岭南文学以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学风格独树一帜，常领风气之先。从黄遵宪、梁启超倡导推动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到反思“文革”错误的“伤痕文学”创作思潮再到近年反映改革开放现实题材的一批力作，一段段光荣史都确证，岭南热土常常是新文化、新思潮、新理论争相绽放的大舞台，岭南文学在一定时期引领过中国文学的潮流，甚至引领过中国思想文化解放的潮流。“潮”堪称解读岭南文学的一个关键词。

“好山好水兼好客，宜烟宜雨复宜晴”。潮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我国著名侨乡，历代都是粤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素有“岭海名邦”、“海滨邹鲁”之美誉。“潮文化”于此发祥并享誉海内外，可谓人文荟萃、英才辈出。踏上这片土地，“十相留声”、“韩愈治潮”等历史佳话总是令人回味无穷，而唐宋时期韩愈、文天祥、陆秀夫、李德裕等人遗留至今的文化足迹，更是引人遐想联翩。在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 and 实业家李嘉诚在文化和经济领域的传奇，为人所津津乐道；而文学理论家饶芃子、评论家雷锋、诗人郭光豹、小说家王杏元等在各自领域的引领风骚，彰显着潮州人民在文化上的前进与追求始终未曾停歇。时至今日，“潮”文化孕育的潮州文学更以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的特质，成为岭南文学百花园中充满激情和生机、坚持文学本真和大胆艺术探索的代表之一。

以文学的累累硕果向祖国献礼，以作家的深情厚意向人民致敬！在喜庆新中国60华诞之际，潮州市文联组织编辑出版《岁月风流——新中国成立60周年潮州市优

秀文学作品精选》，让人再一次领略到了春潮涌动般的历史底蕴与文化活力。该书收入建国以来潮州市在不同时期较具影响力或代表性的作品，主要采撷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各类优秀作品，这无疑是潮州文学成果的一次检阅和展示，也是潮州文学队伍的一次集结和鼓劲。60年卷帙浩繁，选取30多人90余篇（首）作品，算得上精益求精。这些作品，浸染着60年的日月光华，积淀着60年的云舒云卷，记忆钩沉之间仿佛过往的岁月触手可及；这些作品，既有“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的壮志豪情，也有“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远虑深谋，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飞扬着独特的地域色彩，律动着蓬勃的名城文脉。

荣格·卡尔说：“艺术品的精髓在于，它应当远远高于个人生活的范围，成为人类精神和心灵的代言人。”《岁月风流》入选作品尽管年代、题材、角度、风格各不相同，但作家们善于从火热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和人民群众的生动创造中吸取营养，创作鞭挞假丑恶、讴歌真善美的作品，积极传递高尚的情感境界、健康的人生追求、美好的艺术情趣，真正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丰富了“潮”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内涵。在小说方面，李前忠的《捞衫》、《落地生根》等作品反思的正是特定时期类似于凌空蹈虚、脱离群众而导致的沉重惨痛，细节生动，读来撼人心扉。陈耿之的《逃出非洲的少女》等作品，对时代和社会热点问题有深入的挖掘和刻画，善于引导读者进入思考的核心地带。黄国钦的《意外》，用近乎意识流的手法叙述了相识于莲母山中的老柯和小溪之间的忘年之恋，充满山野情调，温婉、细腻，感人至深，几乎让人体验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散文方面，譬如黄国钦的《烟雨潮州》，思接千载，情运万里，表达了对故土家园的拳拳之心。读潮州作家的散文，常常会感同身受，深切体味到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一方水土那份延绵不断的眷恋之情。在诗歌方面，黄昏的诗作敏锐与别致兼具、哲理与诗趣浑然一体。值得一提的是，外来诗人和本土诗人的相互交融碰撞中，产生了诗歌创作的新气象，一批志同道合的诗人逐渐成长成熟起来，近几年逐步形成了地方诗群，整体实力不容小觑。在文学评论方面，杜兴梅、杜运通、林有钿、罗守让、黄景忠是其中的佼佼者，韩山师院多位专家的“学院派”文学评论成为潮州文学论的一个品牌。

《岁月风流》凡例严谨，体裁全面，阅读其中的优秀作品，我总有如沐春风的审美愉悦。譬如陈秉汉的儿童文学，字里行间都跳动童心的纯真。丘陶亮的小说《闲话〈三国〉》、达亮的散文《情与佛》、邱喜桂的散文《夜祭五国城》、张楚藩的杂文《想起了“贾平凹说庙”》、洪树琴的特写《阳光的抚摸》、李煜群的寓言《乌龟诡辩引起的风波》、李英群的诗歌《山鹰——记一个林牧场长》等都是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洪巧俊等作家的作品，也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整本书中不少篇什，文彩流溢，情思飞扬，一方面是个人心灵的简史，那些深浅不一、跌

宕起伏的心路历程让人倍感亲切，另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缩影，启迪思想的沉淀，探究文明的路向。纸短情长，全部佳作我无法一一点评，但这应该不影响读者的品读与共鸣。

岁月流金，文采风流。当今，正处在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那些记录时代、书写命运、表达人性、反映心灵的文学作品依然是人们的深情呼唤。文学没有疏离，文学仍旧在场。文学如涓涓细流，生生不息，似日月星辰，朗照心灵家园，像岁月清风，拂拭尘世阴霾，仍然发挥着陶冶情操、涤荡身心的作用。岭南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是建立在全省各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之上的，包括潮州在内的各地市文学创作队伍，为岭南文学薪火相传、继续发展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潮州文学整体上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这里人杰地灵，风光旖旎，无疑是吟诗、作画的好地方和好题材。我相信，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和与时俱进的社会进步，还将带来源源不断的文学素材，提供得天独厚的创作资源，潮州经济与文化的相互辉映将更加夺目，值得期待。

“此心曾与木兰舟，直到天南潮水头”，当年贾岛与韩愈心灵交契追随至韩江尽头。而今潮州千年文化古城的魅力弗远无界，多少人慕名而来流连忘返。美丽的韩江日夜奔流，它开阔的胸襟，奔腾的气象预示着潮州文学在岁月的流变中又一次奏响时代的最强音。是为序。

目录 / CONTENTS

序

廖红球 直到天南潮水头 \ 001

小 说

丘陶亮 闲话《三国》 \ 003

牛坟 \ 005

剃头八指 \ 008

名厨 \ 010

庄 群 桑浦山下的黑夜 \ 011

许崇乐 月亮入云的瞬间 \ 014

放竹筏去 \ 016

李英群 新节目 \ 018

一出小戏 \ 020

李前忠 捞杉 \ 022

落地生根 \ 024

出嫁前夕 \ 030

凤美村志纪实 \ 035

陈礼镇 不该笑时 \ 038

陈耿之 小小说二题 \ 040

逃出非洲的少女 \ 043

陈锡权 面孔 \ 064

张小玲 家访 \ 066

林文杰 组织起来好处多 \ 068

大成和六婶 \ 073

林汉秋 江岸故事 \ 076

林丽姿 这里有猫眼 \ 083

- 袁穆伦 物各有主 \ 085
黄国钦 意外 \ 090
曾庆雍 陈秋富当选人民代表 \ 099
学骑记 \ 104
曾 铎 古城鸟王 \ 108

散 文

- 达 亮 情与佛 \ 117
慎独，人生的至境 \ 121
丘陶亮 青藤书屋小记 \ 124
李英群 雅姿娘 \ 127
李前忠 沉重的记忆 \ 130
李煜群 那面红荷花制成的党旗…… \ 136
邱喜桂 夜祭五国城 \ 138
梦城 \ 143
神秘的贺兰山岩画 \ 145
英雄气和儿女情 \ 147
行走在小石路上 \ 149
陈 放 嘿，数学的风采 \ 151
寻找老舍 \ 153
嗨，你这个四十岁的汉子 \ 155
芋泥碎语 \ 158
陈耿之 灯光 \ 159
西柏坡的紫藤 \ 161
乡村的魂魄 \ 164
陆利平 等待 \ 168
张小玲 不容轻贱 \ 170
林桢武 那一片海湾 \ 172
凤凰山探梅 \ 174
放飞生命 \ 176
黄国钦 烟雨潮州 \ 178
花草含情 \ 181
遥远又亲切的城市 \ 188
上海，一个不逝的记忆 \ 194
曾 铎 小城多重奏 \ 199
最后的珍重 \ 202

祭鳄台遐思 \ 204

人生随笔 \ 206

谢中然 海 \ 214

詹雪征 等待有多长 \ 216

魏清潮 厚重的原始森林 \ 217

牛颂 \ 219

说“门” \ 221

茶喻 \ 223

站立的种子 \ 225

杂 文

张楚藩 想起了“贾平凹说庙” \ 233

洪巧俊 路与树的“辩证法” \ 235

新桃花源记 \ 237

我们的思想能走多远 \ 239

特 写

洪树琴 阳光的抚摸 \ 243

寓 言

李煜群 乌龟诡辩引起的风波 \ 247

儿童文学

陈秉汉 洪水过后 \ 251

快乐的村巷曲 \ 255

梅·妈妈·李生兄弟 \ 258

严冬海猎 \ 261

诗 歌

李英群 山鹰——记一个林牧场长 \ 267

水美水 \ 269

张道济 渔业社的姑娘 \ 271

- 张楚藩 春日风物 \ 275
林庆生 学当园丁 \ 277
林汉龙 我与胶苗同欢笑 \ 278
栽春人的话 \ 279
欢腾的火龙 \ 280
林汉秋 在图书馆里 \ 281
现代城市畅想曲 \ 283
黄 昏 那些消失的事物 \ 286
停电 \ 289
一生只有一天 \ 292
偶然 \ 296

文学评论

- 杜兴梅 解读林语堂的一个新视角 \ 301
杜运通 我们社、太阳社比较论 \ 309
戴平万小说创作论 \ 320
林有铤 动心移神的艺术境界 \ 329
罗守让 关于散文的审视、评估和反思 \ 332
文学的文化阐释功能 \ 338
茅盾社会学文学批评论略 \ 344
黄景忠 雷锋战争小说创作论 \ 358
丘东平战争小说论 \ 363

跋

- 黄国钦 岁月风流人风流 \ 371

小说

Xiao Shuo



丘陶亮，1947年出生，广东潮州人，大专文化。曾当过农民、生产队长、团书记、文化站长、公务员等。1972年开始文学创作。在海内外发表作品数百篇，作品多次获奖并入选各类集子。198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现为广东作协会员。有《神鬼人》、《鸠王》、《茶炉闲话》、《文丛斜行》、《枫溪陶瓷》、《半养集》及《枫溪陶瓷志》等专著。

闲话《三国》

丘陶亮

三旺用大竹竿一头挑着那龙骨水车，一头挑着套车叶子的踩轴，匆匆向村外赶去。他哥大旺去修车场子，占车位，已去了好一会，吩咐他随后挑车去。可他放不下那本书，那本不知看了多少遍的《三国演义》。此刻，他正看到“诸葛亮安居平五路”。哪五路？边走他还一边在心里默念着。

离村头的大榕树还有三十几步，就见树下围着一大群人，獼猴亚五正坐在树根上讲“三国”。看他那讲得手比脚踩的架势，好像正讲到得意处。三旺仿佛已看到他嘴边唾沫飞溅，旁若无人般，不禁加快脚步。

“却说曹操领着八十三万大军，下了江南……”亚五斜眼看见他，表情却不当一回事，继续讲开了。

“不对，是百万大军！”他忍不住，插口道。

“虽号称百万，实际只有八十三万！”亚五辩道。

“一百万就是一百万！”三旺说。

“八十三万。分明只是八十三万！”亚五也提高声调。

“你们究竟是谁说得对呀？”听众中有人起哄。村里人谁都明白，会说“三国”的，就这两个人灵精。其时，大伙也明白，这两个“三国迷”，亚五对诗词记忆好，每回的开头结尾，他都能随口念出一些“正是……”的诗句，尽管无人去校对他是否念得对板。而三旺却擅记数字，甚至“三国”主要人物中有几个做过生意，几个有名无姓，几个有姓无名，什么吴国太、乔国老等等，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只是两人谁也不服谁，碰到一起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你说他这个讲得走样，他说你那方说错掉板。人们也往往在他们的互相指责中得到补充，获得乐趣。这回，两人又“红仕对着”，未唱过门便已开“大喉”，看来好戏还在后头。

果然，两人就此干开了。然后总是“一百”、“八十三”地争，有些乏味，但三旺双手叉腰，瘸猴一脚拄地倒也凑得成一景，像看两只斗红了眼的公鸡，最后看出输赢还是惬意的。于是，谁也没有散开，两人也就争得更来劲。这种场合，谁先收场谁就会被认为落败。

也不知争了多久，人群外突然挤进一个人，是大旺！“叫你挑水车去，你怎么在这里吵闹？”大旺气汹汹地责问弟弟。

“曹操的一百万大军少了十七万，还车什么水？”三旺还沉浸在争辩中，未回过神来。

“你……”大旺气煞了。

原来，乡里水田全靠村东头的西溪水，天旱时，堵水头，抢车位，年年如是，户户如此。大旺今日虽争早占得好车位，但因三旺的水车迟迟未到，水往下流，反倒被下游的水车干了，急得他跑回来看个究竟。见三旺没把车水当回事，气得他扬手就是一巴掌。

三旺的脸立时浮上五个红印，也大叫：“一百万就是一百万，再打也是一百万！”说完，还狠狠瞪了他哥一眼，心里满是委屈。

“你就是二百万也无用，水早被瘸猴家车干了！”大旺又吼道。

三旺嘴皮噉噉着，还想说什么，不料瘸猴开口了：“你说一百万就一百万吧。瞎，我这瘸足不能踏水车……这回，不与你争了，我得给我哥送点心了。”瘸猴说完，竟然露齿一笑，差点要告诉三旺，这是他哥占车位比大旺慢时，要他设法缠住挑车的三旺的。

“哈，你小子也有认输的时候。”三旺乐了。他转身挑起水车，迈开大步，像个得胜的将军。

（《作品》1992年第3期，入选作家出版社《中国当代微型小说大观》）

牛 坟

丘陶亮

“老松荣家的牛戳死人了!”

小小的苏厝村顿时大哗。

只见一只大水牯牛，张开的犄角上挑着一个小男孩。那男孩面朝下，垂着双手，软软地挂在角上。这不正是老松荣的孙子小顺么？那只畜牲，张着大眼，一眨不眨地瞪着路人，疾步如风，像个得胜将军。走在乡间的石板路上。

这牛一定疯了！“狂牛猛于虎。”村里人有的慌忙拉回自家的孩子，闩上门，有的趴在自家的窗台上，心慌脉跳忍不住往外望……

大水牯，却径直走向老松荣家。

老松荣一家顿时乱了套，有的惊吓昏了，有的掩面哭倒。倒是老松荣清醒，仗着平时自己役使惯它，也拼着自己的老骨头走过去，救孙子要紧哪。

说也奇怪，大水牯却也没有反抗，在老松荣的“虚情假意”又惊颤心慌的抚摸下，让他卸下挂在角上的小顺子，还用它那冒着白沫的嘴巴轻轻地抵了他一下，然后，抬起头，“哞”了一声，瞪着老松荣，反显出一番紧张与焦躁。

老松荣赔着小心。将大水牯哄到牛栏，紧系在桩上后，对哭成一团的儿子媳妇大吼：“心还在跳，还不送赤水镇找王先生！”

家人手忙脚乱奔赤水镇后，老松荣抄起平时挑犁耙的木棍，咬着牙，狠狠地朝牛打去，牛蹦跳着，并朝着他，发出一声声的哀“哞”。更激起他的怨气：“你这畜牲，平日怎么对你，却恩将仇报！”说完又打。

打了一阵，牛不动，人也不动了。老松荣才解开绳索，把牛牵去卖给村东宰牛的肥五。

虽然，对这只膘肥架大的壮牛，肥五付了高价钱，但回来的路上，老松荣也不禁流下了眼泪。是啊，平时，他为这只大水牯感到骄傲，它是邻近几村的牛王。再厉害的牛，都在它角下称臣。而对于耕田，只要套上犁，一声吆喝，它便快速奔走，从来不敢偷懒，因此，别家役牛满田都是鞭打声、怒骂声，惟独他老松荣家的田孤寂，只听到“哗哗”、“沙沙”的水声和犁头翻土声，每见此情景，四乡六里谁不羨

慕！因此，他也从没打过它，可是今天，这畜牲却……它已疯了，说不定明天会……唉！

正流泪间，儿子媳妇他们从赤水镇回来了。儿子一进门，就急着喊：“爹，牛！牛呢？”老松荣见小顺醒了，扑过去双手抱住他，右手在他背上轻抚着，“心肝宝贝”地乱喊了一阵，直到儿子再问他牛在哪里，才好气道：“那畜牲我已卖给肥五，说不定已变成牛肉送到赤水镇上市了。这畜牲险些将俺家的‘香炉耳’打坏了。”“爹！”儿子一跺脚，转身便往外跑去了。

老松荣不知根由，但听媳妇诉说道，小顺经王先生抢救后，终于苏醒了。他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问大水牯在哪里。在父母的泪眼下，他断断续续地说出了近晚碰到的事。

原来，夕阳西下，小顺子正想把牛赶回时，大水牯却突然不动了，并且“哧哧”地打着响鼻，他正感到奇怪间，忽然见到草丛中一只一身花斑的野兽朝自己扑过来，他惊叫一声便昏了过去……等到这时醒来，却躺在王先生的诊所里，他父母终于明白，是大水牯救了小顺的命！

老松荣听罢，不禁也“哎哟”一声，直奔肥五家，甚至跑得比他儿子还快。

见到肥五，他劈头就问：“牛呢？我家的大水牯呢？”

“杀了。”肥五道，“你家的大水牯？你可是卖给我的，俺们钱货两清。”

“你真的把它杀了？”老松荣一家大哭起来……

突然，他们听见熟悉的牛叫。“牛，俺家的牛！”小顺子耳尖，大叫起来，老松荣他们当然也听得出。一家人奔到肥五家的后院，只见大水牯好生生地拴在肥五自家的牛栏上。

老松荣一家见之大喜，他一改往昔对这宰杀耕牛的“刽子手”瞧不起的做法，陪着小心称他“亚五兄”，要求赎回大水牯。

“什么？赎回？你知道它为什么没有被杀么？”肥五跳了起来。

若在往时，宰牛的对那些膘肥肉滚的菜牛总是垂涎三尺的，可那是指小时没有经过调教，一开始就散养的牛。对于会耕田的，只有当它再也拉不动犁，养牛户才甘心把它卖掉。当然，牛如有毛病，那就另当别论了。当老松荣拉大水牯来卖时，肥五对这只远近闻名的牛也曾惊愕了一阵，可它毕竟是抵死主人家孩子的牛啊，因此他决定立即杀掉，免再惹事。平日，宰牛都由他雇的伙计动手，他只是在一旁监督指点，也做些下手工。这次，他决定，“老师傅”亲自出马了。

他将大水牯捆到宰场的大木桩上。这大木桩他们的行话叫“将军柱”，尽管洗得干净，但它的上面已经沾满不知多少头牛的血腥味，无形中凝上一层“杀气”，一般的牛一被绑上，一闻到那气味，都知道这是为什么，所以，是壮是瘦，都四脚麻软，双目垂泪，没有丝毫的挣扎。可是，大水牯被捆上后，四脚不软，两眼没泪，只昂着头，朝肥五叫了两声，一副威武不屈的样子，使得肥五没有立即下手，抽着烟观察了好一阵子。

大凡宰牛者也是半个相牛的。往回，对人们卖掉的役牛，他们总是凭自己的经